



殷契遗珍 文明重光

——山东博物馆镇馆之宝殷墟甲骨

殷墟甲骨是山东博物馆的重要典藏之一,收藏数量达1.05万片,这些藏品流传有序、文字清晰、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史研究价值,是山东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山东博物馆 张媛

发现过程——从“龙骨”到甲骨

近代甲骨的发现、收藏与山东有着密切联系,发现和收藏甲骨的第一人王懿荣就是山东福山人。王懿荣(1845-1900),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对古物鉴定收藏和古文字学有较高造诣。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从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手中购得12片“龙骨”,每片价值银2两。经过他的考订,认出“龙骨”上刻画的符号为三代文字。随后他开始广泛购藏,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共搜集到1500多片甲骨,成为甲骨文发现第一人,被后世誉为“甲骨文之父”。

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世界文明史的记录,把中国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并由此引起对商都殷墟的发掘,促成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文物价值——商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商人深信鬼神,商王在处理“国之大事”或个人行止时,往往“卜以决疑”,即通过占卜来指导一切活动。商代甲骨文使用的材料多为龟腹甲和牛胛骨,使用前先行整治,并在背面施以钻凿,占卜时,用炭火条在钻凿处烧灼,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称为“卜兆”,专司占卜的史官或商王根据卜兆来预测吉凶。占卜后,将有关事项刻于甲骨之上。

甲骨文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祭祀、征伐、年成丰歉、风雨阴晴、生死疾病、吉凶祸福等等,是商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是祭祀与征伐。馆藏“以众人”卜甲骨面右侧是一条军事卜辞,内容是武官亚向商王乞求用众人去攻打丁麓之地,并请求商王命令他保卫我地,占卜下一个辛未日,进行这项军事行动是否顺利。

祭祀祖先神灵是甲骨卜辞中出现最多的内容,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取决于天命和鬼神,所以与神权密切相关的祭祀活动是商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馆藏“侑于祖辛”卜甲记录了两组与祭祀先祖先王相关的卜辞:一组卜辞贞问辛酉这天侑祭祖辛是否吉利;另一组卜辞贞问是否侑祭成汤。“侑祭”是一种祭祀方式。

商王对生育之事非常关心,馆藏的“妇妣媯”卜骨就记载了商王武丁占卜妻子“媯”分娩是否顺利,卜辞释文:“乙巳卜,宾贞,妇妣媯嘉。”甲骨文“媯”字中的“口”表示产户,下面两只“手”表示接生的过程,非常形象。“妇媯”是商王武丁的诸妇之一,死后庙号为“戊”。举世闻名的“后母

戊鼎”就是其子为祭祀她而铸。

天气和气象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商代人对天气和气象的占卜尤为重视,甲骨文中保存了不少关于风、云、雨、虹的气象资料。馆藏“允雨”卜骨就是对是否下雨的占卜,甲骨文中的“雨”字形象生动,像雨滴纷纷下落的形状。雨在古代农业生产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干旱少雨和暴雨洪水都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馆藏“虹不住年”卜骨记录了彩虹这一气象,贞问彩虹会不会影响到年成。

流传经历——见证近现代历史变迁

山东博物馆的馆藏殷墟甲骨主要来源于罗振玉、明义士、孙文澜等近代著名收藏家的旧藏,其来源与流传事略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

罗振玉(1866-1940),是“甲骨四堂”之一,他自

1906年搜集甲骨,总数约3万片,著有《殷虚书契》《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等书,著录甲骨5000余片。1928年,罗振玉迁居大连旅顺,建“大云书库”度藏古物。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大连后,对旅顺进行了军事管制,征用了罗氏的住宅和藏书楼,致使大多数文物古籍流散民间。1945年,抗战胜利后,山东省胶东行政公署赴东北接收敌产,在大连远东炼油厂发现一个电焊封口的大铁箱,箱内嵌装甲骨1219片,为罗氏旧藏。这批甲骨后被运回山东,先由胶东文管会保管,后移交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并于1955年入藏山东博物馆。

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 1885-1957),1910年接受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协会的安排来到中国河南,1914年被派往彰德府(今安阳)宣教。明义士收藏甲骨近5万片,在甲骨著录、辨伪、缀合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32年底,明义士到齐鲁大学任教,将收藏的甲骨等部分藏品运到齐鲁大学。1936年,他回国休假,因战争爆发未能再回中国。1951年明义士收藏的8000余片甲骨由齐鲁大学移交给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于1959年入藏山东博物馆。

孙文澜(?-1935),山东益都人(今山东青州),喜好古印封泥、陶文砖瓦,鉴别亦精。清末殷墟甲骨被发现,潍县、益都一带成为甲骨的重要集散地,1907年前后,孙文澜购入甲骨100余片。他去世后,家人将其珍藏的9片甲骨转让给山东省立图书馆。抗日战争期间,为保护珍贵的文物,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选取包括甲骨在内的馆藏珍贵文物数箱,与屈万里、李义贵一起护送文物南下至战争的大后方四川,将文物密藏于乐山佛寺天后宫中。1950年12月,深藏乐山十余年的文物运回济南,于1955年入藏山东博物馆。



“侑于祖辛”卜甲。

对于考古学者许宏来说,无论是搞讲座还是做访谈节目,有两大热点话题是他不愿意触碰却又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盗墓小说,一个是三星堆是否与外星文明有关。限于当时所处的场合,对这两个问题他往往只能点到为止。而在他不久前出版的新作《溯源中国》一书中,他终于敞开心扉一吐为快。

关于盗墓小说——别把盗墓跟考古扯一块儿

如果让我说盗墓题材小说,坦率地说,这是我颇不情愿谈的话题。我也怀有文学梦,也曾是个文学青少年,现在,也正想从田野考古学家转身为沙发考古学家(或称书斋考古学家),甚至成为作家。当然,限于职业背景,只能是非虚构作家。因而,我对给公众提供精神食粮的作家怀有敬意。

随着时代的变迁,纯文学作品逐渐淡出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成为考古人的我更没有读过那些风行一时的盗墓类题材的小说,大概也是出自一种“精神洁癖”吧。尽管常被问及,但小说中描述的那些真的跟我们的志业完全不搭边。

日前,某大媒体在三星堆大发现直播节目中邀请了盗墓题材小说的作家进行访谈,一时激起较大的舆情。

我在网上看过这位作家访谈的文稿。当主持人问他对当天自己上了热搜是什么心情时,他的回答是“很惶恐啊,因为这么严肃的一个场合,我觉得也不能太娱乐化,我觉得这种事情跟我们写小说的关系不大,我们应该在直播前老老实实地看这个,那么伟大的一个考古成果”。他还表示,“对于一个写悬疑小说的人来说的话,现实,真的远远大于小说本身,现实是最伟大的。我就期盼着现实的谜团,可以在今年揭秘”。说实在的,感觉他的态度是谦恭的,应答是得体的。

大家都倾向于问题出在邀请方,由于这样的邀约,该作家出现在了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

作为考古人,我那天也接受了同一节目的邀请而连线做了关于三星堆相关问题的访谈。考古人和盗墓题材悬疑小说作者在一个重大考古发现的直播中相继连线,的确给人一种违和感。毕竟,虚拟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是全然的两码事。

众所周知,考古是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也一直极力向公众阐明,考古跟盗墓具有本质的差别。对于有素养的文化人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我的同行委屈地抱怨此种做法,说我们的多年努力很可能由于这一“同台”而付诸东流。作为考古人,我仍希望喧嚣过后,历史此

事的朋友都能增强对逝去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从而怀有区分正邪的严肃史观,如果不避矫情的话,当然也希望给我们所从事的求真逐理的考古工作以基本的尊重。

不久前读到一篇由高校文博考古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做的《盗墓类影视剧的转向和社会影响调查分析》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盗墓题材影视剧在2015年后发生转向,将盗墓这一过程中的探险和盗墓贼的“智慧英勇”作为主要卖点,追求娱乐性、刺激的观感,不仅很难对观众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考古工作也因为这类影视作品的走红而被污名化。此外,盗墓题材影视剧通过改换主角身份、污名化考古工作者以达到上映卖座的目的,不仅换汤不换药,还向观众提供了更加反面的引导,使公众对文物和遗迹的保护产生错误认知。

当混杂“考古”“文物”背景的角色通过盗墓场景不断出现在荧幕,会造成公众潜意识中对考古工作者的反感和行为上的排斥,考古的处境分外尴尬。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盗墓题材小说作者在主流媒体报道的考古直播室中出境并宣传即将上映的盗墓题材的影视剧,何以会引发被戏称为“玻璃心”的一线考古工作者的集体愤怒了。

关于三星堆——“外星文明”那是开脑洞

至于三星堆有没有可能来自外星文明的问题,是我们圈的同事最懒得回答的问题。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考古发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这很正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说到我们看到三星堆青铜文明所感到的“讶异”,我常想起台湾著名学者王明珂先生的话,他说“我们对一篇文献、一批考古发掘资料,或一个田野考古报告人的口述,感到讶异,好笑不理解,或这些资料间有些相左、断裂时,这显示我们的知识理性与外在现象之间,或现象与现象之间,有一段差距”。

他提示我们,学者常常把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当作理所当然,对自己的认知之外的客观存在感到讶异,这不正说明我们的认知与常识往往存在误差吗?我们对三星堆的发现所显现出的讶异,就是最好的例证。以前的中原王朝汉字霸权,其中的记载往往是中原本位的,对周边地区所谓“非我族类”的人群,对不符合所谓逻辑与正统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的书写与遗忘。王明珂先生的点拨应该能令我们清醒许多。

1986年发现的那两座器物坑,就让考古学家围绕着它们写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和几十部书。最新发现的这六座坑,让我们知道它们还只是残缺的一部分,许多问题要重新考虑。

我常说,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它在时时地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随着这批发掘资料的全面公布,又一个研究热潮即将掀起。我们不应寄望于一两次“芝麻开门”式的大发现,就能够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悲观点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要怀着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的执着。

(本文节选自《溯源中国》,许宏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前一个我不愿谈 后一个懒得回答
著名考古学者许宏谈盗墓小说和三星堆是否来自外星文明

►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中出土的3号青铜神树。新华社发